

孟子

〔宋〕朱熹集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孟子

〔宋〕朱熹集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 / (宋)朱熹集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3.8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1 - 4

I. ①孟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孟子》—注释
IV. ①B22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2041 号

国学典藏

孟子

[宋]朱熹 集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5 字数 205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1 - 4

B · 817 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 言

金良年

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“孔孟之道”，“孔”当然是“至圣先师”孔子，被称为“亚圣”的“孟”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（约前 372—前 289）。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，距孔子的家乡不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只为他作了一篇 140 字的传记，其中还包括了近 50 字的时代背景介绍，因此，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。据说他的父亲名激，很早就去世了，幼年的孟轲实际由母亲抚养长大，孟子在早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，汉代刘向《列女传》中记载的“孟母三迁”故事，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《三字经》，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，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。孟子长大后，曾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子思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），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。学业成就后，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，一面设帐授徒，一面历游各国，向诸侯国君游说自己的主张。他曾先后到过齐、宋、滕、魏、鲁等国，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，在齐国的稷下学官讲过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，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，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，写成了《孟子》一书。但后人一般认为，今天所见的《孟子》并非出于孟子自作，它和《论语》一样，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，不过与《论语》稍有不同的是，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，朱熹也曾说过：“《论语》多门弟子所

集，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。《孟子》疑自著之书，故首尾文字一体，无些子瑕疵。不是自下手，安得如此好！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现在流传的《孟子》共有七篇，约三万五千余字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的记载，西汉时的《孟子》传本有十一篇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《孟子》七篇属“内篇”，另有《性善》、《辨文》、《说孝经》、《为政》（前三篇或作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）等四篇为“外篇”。东汉时为《孟子》作注的赵岐认为，这四篇的文辞、风格与“内篇”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是后人的伪作（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认为，外篇的题目“都是有独立意义的，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”），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。至于现在所传的《孟子外书》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，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。

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原先并不高，孔子去世之后，儒分为八，“子思之儒”就是其中的一个派别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后于孟子的儒家大师荀子还曾批评子思、孟轲一派是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，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。在当时儒家性善、性恶的论争中，孟子主张性善，而荀子主张性恶，见解是很不相同的。因此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《孟子》一书仅一般性的列于儒家，并未特别予以表彰。东汉时赵岐曾为《孟子》作注，其性质也仅是为一般的儒家典籍作注。相对于同时期《论语》的列于学官、一再整理，《孟子》显然是受到冷落的。即使是儒家宗师孔子，当时究竟是称为“先圣”还是“先师”，也是在经常摇摆之中，一般情况下，孔子是列名于周公之后，“周孔”并称（如南北朝萧梁时的王褒曾说“及于知命，既崇周孔之教，兼循老释之谈”）。孔子之下，首先提到的则是他的大弟子颜回（如晋代王沉自称“少长于孔颜之门”）。到了唐代，颜回被

封为“亚圣”，“周孔”并称逐渐淡出，但那时儒家的地位正受到释、道两教的挑战，晚唐时力主辟佛的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提出了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“道统”说：“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在这个儒家传承体系中，孟子取代了颜回的地位，成了孔子的嫡派传人，后来惯称的“孔孟之道”即渊源于此。当时曾有过多次要求提高《孟子》一书地位的请求，如代宗宝应二年(763)礼部侍郎杨绾疏请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，懿宗咸通四年(863)进士皮日休请立《孟子》为学科，但在唐末官府所刻的“开成石经”中仍没有将《孟子》列入。到了宋代，统治者正式将《孟子》升格为“经”。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“四书”的编纂，《孟子》作为“经”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，南宋陈振孙编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首次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并列归入经部，他在分类说明中说：“自韩文公称‘孔子传之孟轲，轲死，不得其传’，天下学者咸曰孔孟，孟子之书固非荀、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，今国家设科取士，《语》、《孟》并列为经，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，故今合为一类。”

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一样，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，但它比《论语》又有所发展。《论语》的文字简约、含蓄，《孟子》则有许多长篇大论，气势磅礴，逻辑性强，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，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，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、荀子、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，而《孟子》的文体仍然依仿《论语》，后人认为《孟子》一书的编纂沿袭了《论语》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。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，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，孟子曾说过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，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

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”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他虽然没有直说，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。

对比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，朱熹曾多次和门弟子谈论过两者之间的差异：“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，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。”“譬如今沙糖，孟子但说糖味甜耳，孔子虽不如此说，却只将那糖与人吃，人若肯吃，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。”“孔子之言，多且是泛说做工夫，如‘居处恭，执事敬’、‘言忠信，行笃敬’之类，未说此是要理会甚么物，待学者自做得工夫透彻，却就其中见得体裁是如此。至孟子则恐人理会不得，又趑进一着说，如‘恻隐之心’与‘学问之道求放心’之类，说得渐渐亲切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两者的不同，显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关，春秋时代仅仅是“礼崩乐坏”，而战国时代则变法已经到处展开，清代学者顾炎武曾经对比这两个时代的不同说：“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，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，春秋时犹严祭祀、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，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，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，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。”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三“周末风俗”）尤其是孟子当时还面临着与其他学派争鸣，以维护儒家地位的问题，他曾说：“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，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吾为此惧。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诂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（按指禹、周公、孔子）者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其次则与他们两人的秉性和思想观念的差异有关，孟子只是当时孔门诸多学派中的一派，尽管同属儒家，但他所阐发的道理只是强调了其中的某个方面，所以朱熹也说：“夫子所说包得孟子，孟子所言却出不得圣人疆域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因此，在理学的

“四书”体系中,《大学》是“定其规模”,《论语》是“立其根本”,而《孟子》则“观其发越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)。朱熹指导门弟子读《孟子》的方法说:“《孟子》成大段,首尾通贯,熟读文义自见,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。”“孟子之书明白亲切,无甚可疑者,只要日日熟读,须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转,便自然纯熟。某初看时要逐句去看它,便觉得意思浅迫,至后来放宽看却有条理。然此书不特是义理精明,又且是甚次第文章,某因读亦知作文之法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)

此次整理,以宋代当涂郡斋刻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底本,校以其他宋、元本,底本误者据校本径改,不出校记。

孟子序说

朱 熹

《史记·列传》曰：“孟轲，^[1] 驺人也，^[2] 受业子思之门人。^[3] 道既通，^[4] 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^[5] 当是之时，秦用商鞅，楚、魏用吴起，齐用孙子、田忌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。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^[6]

【朱子自注】

[1] 赵氏曰：“孟子，鲁公族孟孙之后。”《汉书》注云：“字子车。”一说：“字子舆。”

[2] 驺，亦作邹，本邾国也。

[3] 子思，孔子之孙，名伋。《索隐》云王劭以“人”为衍字，而赵氏注及《孔丛子》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，未知是否。

[4] 赵氏曰：“孟子通《五经》，尤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程子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’‘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’故知《易》者莫如孟子。又曰：‘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’又曰：‘春秋无义战。’又曰：‘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。’故知《春秋》者莫如孟子。”尹氏曰：“以此而言，则赵氏谓孟子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而已，岂

知孟子者哉？”

[5] 按《史记》：“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，孟子始至梁。其后二十三年，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，齐人伐燕，而孟子在齐。”故古史谓“孟子先事齐宣王，后乃见梁惠王、襄王、齐湣王”。独《孟子》以伐燕为宣王时事，与《史记》、《荀子》等书皆不合。而《通鉴》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，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。然《考异》亦无他据，又未知孰是也。

[6] 赵氏曰：“凡二百六十一章，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”韩子曰：“孟轲之书，非轲自著。轲既没，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。”愚按：二说不同，《史记》近是。

韩子曰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^[1]

又曰：“孟氏醇乎醇者也。荀与扬，大醇而小疵。”^[2]

又曰：“孔子之道大而能博，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，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其后离散，分处诸侯之国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远流而末益分。惟孟轲师子思，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。自孔子没，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。故求观圣人之道者，必自《孟子》始。”^[3]

又曰：“扬子云曰：‘古者杨、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。’夫杨、墨行，正道废。孟子虽贤圣，不得位，空言无施，虽切何补？然赖其言，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义，贵王贱霸而已。其大经大法，皆亡灭而不救，坏烂而不收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？然向无孟氏，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。故愈尝推尊孟氏，以为功不在禹下者，为

此也。”

【朱子自注】

[1] 程子曰：“韩子此语，非是蹈袭前人，又非凿空撰得出，必有所见。若无所见，不知言所传者何事。”

[2] 程子曰：“韩子论孟子甚善，非见得孟子意，亦道不到。其论荀、扬则非也。荀子极偏驳，只一句‘性恶’，大本已失。扬子虽少过，然亦不识性，更说甚道？”

[3] 程子曰：“孔子言参也鲁，然颜子没后，终得圣人之道者，曾子也。观其启手足时之言，可以见矣。所传者子思、孟子，皆其学也。”

或问于程子曰：“孟子还可谓圣人否？”程子曰：“未敢便道他是圣人，然学已到至处。”^[1]

程子又曰：“孟子有功于圣门，不可胜言。仲尼只说一个‘仁’字，孟子开口便说‘仁义’。仲尼只说一个‘志’，孟子便说许多‘养气’出来。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”

又曰：“孟子有大功于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”

又曰：“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，皆前圣所未发。”

又曰：“学者全要识时。若不识时，不足以言学。颜子陋巷自乐，以有孔子在焉。若孟子之时，世既无人，安可不以道自任？”

又曰：“孟子有些英气。才有英气，便有圭角，英气甚害事。如颜子便浑厚不同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。孟子大贤，亚圣之次也。”或曰：“英气见于甚处？”曰：“但以孔子之言比之，便可见。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，比之玉，自是有温润含

蓄气象，无许多光耀也。”

【朱子自注】

[1] 愚按：“至”字，恐当作“圣”字。

杨氏曰：“《孟子》一书，只是要正人心，教人存心养性，收其放心。至论仁、义、礼、智，则以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为之端。论邪说之害，则曰：‘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。’论事君，则曰：‘格君心之非’，‘一正君而国定’。千变万化，只说从心上来。人能正心，则事无足为者矣。《大学》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心得其正，然后知性之善。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。欧阳永叔却言‘圣人之教人，性非所先’，可谓误矣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，尧、舜所以为万世法，亦是率性而已。所谓率性，循天理是也。外边用计用数，假饶立得功业，只是人欲之私，与圣贤作处，天地悬隔。”

目 录

前言/金良年 / 1

孟子序说/朱熹 / 1

卷第一 / 1

梁惠王上 / 1

卷第二 / 15

梁惠王下 / 15

卷第三 / 32

公孙丑上 / 32

卷第四 / 48

公孙丑下 / 48

卷第五 / 61

滕文公上 / 61

卷第六 / 75

滕文公下 / 75

卷第七 / 88

离娄上 / 88

卷第八 / 106

离娄下 / 106

孟 子

卷第九 / 123

万章上 / 123

卷第十 / 136

万章下 / 136

卷第十一 / 149

告子上 / 149

卷第十二 / 165

告子下 / 165

卷第十三 / 180

尽心上 / 180

卷第十四 / 203

尽心下 / 203

卷第一

梁惠王上

孟子见梁惠王。^[1]王曰：“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^[2]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^[3]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？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？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^[4]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^[5]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^[6]

【朱子集注】

[1] 梁惠王，魏侯罃也。都大梁，僭称王，谥曰惠。《史记》：“惠王三十五年，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。”

[2] 叟，长老之称。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

[3] 仁者，心之德、爱之理。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也。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，下文乃详言之。后多放此。

[4] 乘，去声。餍，於艳反。○此言求利之害，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。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国危，谓将有弑夺之祸。乘，车数也。万乘之国者，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车万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车千乘也。千乘之国，诸侯之国。百乘之家，诸侯之大夫也。弑，下杀上也。餍，足也。言臣之于君，每十分而取

其一分，亦已多矣。若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，则不弑其君而尽夺之，其心未肯以为足也。

[5] 此言仁义未尝不利，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。遗，犹弃也。后，不急也。言仁者必爱其亲，义者必急其君。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，则其下化之，自亲戴于己也。

[6] 重言之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○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。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；徇人欲，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。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。此《孟子》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，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。○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孟子书》，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利，诚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，常防其源也。故曰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异哉？”程子曰：“君子未尝不欲利，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。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人惟利是求，而不复知有仁义。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，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，此圣贤之心也。”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^[1]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^[2]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^[3]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^[4]

【朱子集注】

[1] 乐，音洛，篇内同。○沼，池也。鸿，雁之大者。麋，鹿之大者。

[2] 此一章之大指。

[3] 亟，音棘。麇，音忧。鹤，《诗》作鹳，户角反。於，音乌。○此引《诗》而释之，以明贤者而后乐此之意。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之篇。经，量度也。灵台，文王台名也。营，谋为也。攻，治也。不日，不终日也。亟，速也。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子来，如子来趋父事也。灵囿、灵沼，台下有囿，囿中有沼也。麇，牝鹿也。伏，安其所，不惊动也。濯濯，肥泽貌。鹤鹤，洁白貌。於，叹美辞。刳，满也。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，而民反欢乐之，既加以美名，而又乐其所有。盖由文王能爱其民，故民乐其乐，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

[4] 害，音曷。丧，去声。女，音汝。○此引《书》而释之，以明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之意也。《汤誓》，《商书》篇名。时，是也。日，指夏桀。害，何也。桀尝自言：“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”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“此日何时亡乎？若亡，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”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，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，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^[1]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”^[2]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